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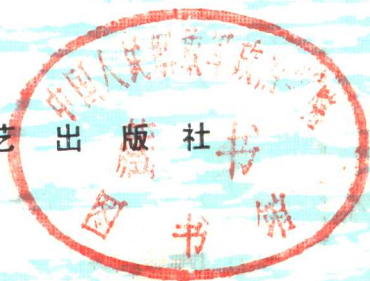
13275

茹 志 鹃

草原上的小路

CAOYUANSHANG
DEXIAOLU

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书



草原上的小路



G D E X I A O L U

草原上的小路

茹志鹃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5 1/4 插页2 字数139,000

1982年3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21,331—27,130

书号: 10151·602

定价: 0.61元

序

茅 盾

如在暑天，火伞高张，居斗室者挥汗如雨，坐立不安，忽然乌云蔽日，而闷热更甚；俄而狂风大作，电雷交加，沛然下雨，终于是倾盆大雨，刹那之间，暑气全消。这是人人都有过的经验。我以为小说也有象这样的。

又如静夜不眠，忽有箫声，自远而来，倾耳听之，箫声如小儿女絮语，又如百尺高楼，离人怀念远方的亲人，又有如千军万马，自近而远。这不是人人经常都有，但偶然会有过的经验。我以为小说也有象这样的。

收在这本小册子的茹志鹃同志的近作，就象是静夜箫声。这也许是我的偏见，虽是偏见，愿述其所以然。我以为，小说的风格倘如暑天雷雨，淋漓尽致，读者抚掌称快，然而快于一时，没有回味。小说的风格倘近于静夜箫声，初读似觉平凡，再读则从平凡处显出不平凡了，三读以后则觉得深刻，我称这样的作品是耐咀嚼，有回味的。

这本小册里的作品，兼备众体，题材亦多种多样；故事不平铺直叙，而是曲折有致，后先萦回；人物虽寥寥数笔，仍是个活人。论写作时间，除了《实习生》写于一九五六至一九五

七之间，应称为旧作（但此番发表时，经过作者的修改，所以也可算是近作），故没有十年浩劫的烙印，此外各篇，无论长短，大部分带着这烙印。但作者并不正面写十年浩劫，而是写十年浩劫后解放了的大小干部的心理状态。从这里，我们看到经过十年浩劫的人们，其所感受是各种各样的，也就是说，在他们身上呈现的烙印是各种各样的。我以为这样的写法，比诸正面写十年浩劫，更发人深思，更耐人咀嚼。这也许仍是我的偏见，但既有此偏见，仍应不自秘藏，愿公诸于世，希望高明的读者进而教之。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日

目 录

序.....	茅 盾
实习生.....	1
出 山.....	30
冰 灯.....	46
来得及.....	55
剪辑错了的故事.....	59
草原上的小路.....	82
儿女情	110
一支古老的歌	126
家务事	147
三榜之前	158
着暖色的雪地	173

实 习 生

一

已是立过秋了，照理该是秋高气爽了，可是一连几天，都是这么灰沉沉的，雨，不紧不慢的老是下着，老是下着。

白鸥的实习生活，就从这样一天开始了。她拎着行李卷，挤下汽车。汽车立即关上门，溅起泥浆，朝前开去。只留下一股淡淡的汽油味。

白鸥下了车，有点张惶，这里是那么静，没有一个行人，也没有一辆车。一条大路笔直的从脚下伸延出去，几条车辙，把路面压成了许多小水沟。

象一切初离开集体，单身到一个陌生环境里来的人一样，白鸥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。自己是搞报务的，在实习中需要熟练技术，还有呢？在实习的路前面，还有什么呢？

呆在雨里，总不是回事，看样子这地方一时三刻也不会有便车经过。白鸥便挽起裤脚，再把一条白绸围巾连头包起，就提起行李，踏着泥路，艰难地走了起来。但不到十分钟，那只手就吃不消了。白鸥皱着眉，一使劲把行李扛上了肩，肩上虽吃劲一些，走起来到底利索多了。

路，好象无穷无尽似的，一直向前伸出去，伸出去，伸到

一处，它突然分成了两股，象剪刀似的叉了开去。

“倒霉！”白鸥两手扶着行李，在岔路口停了下来。望望前后左右还是不见一个人影，天色又灰不溜秋的，象是已到了黄昏时分。白鸥的心情越加焦急起来，甚至带着一些迷信，觉得自己实习生活的开头，预兆不好。

“怎么办？……走吧！反正总要走一条路，不是这条就是那条。”她把行李换了一个肩，刚要走，就听见后面“叮”的一声铃响，白鸥一回头，见一个人骑着脚踏车，正沿着坑坑洼洼的路面，颠颠簸簸地驰来。

太好了，这个人真是上帝送来的。不但可以问清路，甚至还关系到整个实习生活是否顺利的问题。白鸥又欢喜又慌张地迎上去，叫道：“喂！同志，请等一等！”好象这辆车子上就会飞掉似的。可是白鸥心一急，路又滑，还扛了行李，一个不平衡，就哧地一下滑倒了。那个骑车的赶紧一歪车头，跳下来站住了，白鸥坐在地上，朝身上一看，真糟，半边裤子、一双手已象是泥糊的了，行李卷也摔得老远。白鸥胀得满脸通红，看看那个骑车的人，约有二十七、八岁，黑黑高高地，浑身没有一丝肥肉，但也不能算瘦。他扶着车子站在一边，没有笑，也没有一点伸手帮忙的意思。一双乌黑的眼睛，毫不窘迫地看着白鸥。白鸥又羞又气，不知为什么竟还有些委曲，跳起身来，拉下围巾拭掉手上的泥，挺着胸，生硬地问道：“请问，到水产公司往哪里走？”

那人动也没动，仍然那么看着她，反问道：“去参观？”

“哼！拣这种天气来参观？还带着行李卷。”白鸥把那块拭得发黑的围巾朝口袋里一塞。

“去找人？”

“不。”白鸥向摔出去老远的行李卷走去。

那人不再问了，抢前一步，把行李拎起，也不征求同意，便动手把行李绑在车后书包架上，然后就跨上车子说道：“你到传达室去拿好了。”说着就踏起车子走了。

白鸥楞在那里，见车子去远了，才突然想起什么，紧赶上几步喊道：“喂！我往哪里走啊！”

“跟车印走吧！”这家伙连头也没回，就骑车走了。

雨，不知什么时候已停了。白鸥沿着那条细细的车印走着，心想：“这人多怪。说他无礼吧，他倒也帮了忙。帮了忙却又不见好。……是骗子？……不。”白鸥自己也不知根据什么，坚决地否定了那种侮辱人的怀疑。她空着手，轻快地走着，心里也不那么沉甸甸的了。

到公司报了到。白鸥就跟着一个圆滚滚的女译电员去宿舍看铺位。胖译电员一路走一路说，说得又快，话题又广，还没走到宿舍，白鸥就知道她叫红花，小名叫阿福。红花是她自己起的大名。今年实足年龄二十二岁。这里总台的台长很凶，不过他老生病。公司的俱乐部很好，每个周末都有电影或是舞会。走进宿舍的走廊，她就更加忙碌了，左右开弓把两边宿舍的房门，乒乓一起打开，嘴里就报着各个房主人的名字。走到自己那一间，她便指着自已床对面的一个空铺说：“这就是你的床。你捞到跟我在一个房间，算是走运。我这房间是全宿舍最干净的一间。”说着，她又推开了窗，指着窗对面一座平房说道：“那里是船上同志的宿舍。紧对着我们的那间，住的是个船长，是市的劳动模范，叫吕志海。他虽然是劳模，可是自高自大得很。”说完，又陪白鸥去传达室取了行李。

“嘿！行李是你自己扛来的？”红花忽然又发现了问题，

白鸥的脑子早有点发胀了，顺口说道：“不，一个骑自行车的同志顺路捎来的。”

“谁？男的女的？”

“不认识。是个男同志。”

“他的车号多少？”

“车号？”白鸥真正惊讶了。对她怎么说呢？只有朝她笑了。红花却认真地想了想，说：

“那你就说说他的模样，我也能猜出来。”

白鸥无奈，只得说道：“这个人好象很黑，个子高高的，眼睛……”

“眼睛里有股黑气，眉毛很浓，不胖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嗨！你碰到吕志海了。”红花一拍手，大声嚷嚷起来，“他，嗨！就住在对面那座平房里。是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。看起来，象要把你的五脏六腑都看了去似的。你碰到他，倒霉了吧？”她一口气说下去，看来是没完没了啦。幸好这时候外面有人叫了一声：“小皮球！”红花听了，就忙忙地答应着出去了。

红花一走，白鸥才松了一口气。心想这位吕志海一定大大得罪了红花。自己碰到他，倒霉了吗？……白鸥独自悄悄地笑了。她重新打量了这里的环境。人安静下来了，心绪也好了。

“找水根去吧！”一想到水根，白鸥怎么也想象不出他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。她记得的水根，那还是个十二、三岁的孩子，挠松松的头发，普普通通的脸，只是两道眉毛之间，自有一股清秀。他用功，听话，所以在校在家都是一个可人意的孩子。

白鸥出了宿舍楼，走向码头。所谓码头就是从陆地上搭出

去，架在江面上的木码头。这天正是渔轮归航的日子，码头上象一锅开水似地沸腾着。运煤的，装水的，人来人往，大冰块在天桥架上，呼呼地飞向江边的船上。白鸥在那些鱼箱鱼网绳索中间，弯弯曲曲地走了好久，才算找到了渔队办公的地点。这是一间仓库似的大房间，一边堆了许多网、浮子，一边是用薄木板隔成的小房间。她从那些半开的门里看见，好象每个房间都挤满了人，而且好象每个人都同时在说话，空气里混合着淡淡的咸味和腥气。白鸥在每个房间外面张望了一下，最后去推中间一扇关着的门，门被里面的人堵住了，只推开了一条缝，门缝里人声嘈杂、烟雾腾腾，只见许多人在烟雾中浮动。白鸥正犹豫着，忽见有人挤出来了，这人一边向外走，一边说道：“靠嘴说，计划是完不成的。”

“同志，这里有个水根吗？”白鸥问道。等那人回过神来，白鸥楞了。多么巧，原来就是吕志海。他一见白鸥也有点意外，继而就仔细地朝她看了几秒钟，说：“什么事？”

这个态度使白鸥立即想起了红花的话来，就斜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找人。”就顾自去推门。吕志海楞了一秒钟，也许一秒钟也不到，就向隔壁一间房子喊道：“水根，有人找。”喊完，就自语地说道：“找人就找人嘛！”他学着白鸥在路上说话的口气，“不！”微微带着些讥诮。

“我不是为了找人到这里来的。懂吗，船长？”白鸥象对个娃娃说话那样，柔和的口气当中，也不无嘲讽。

吕志海朝她看了看，说：“其实，你应该先谢谢我帮你带行李才对。”说完就走了。白鸥目送着他，对这个黑黑瘦瘦的船长，不知什么缘故，也许是他那张没有笑容的脸，也许是那种吃了力而不讨好的做法，白鸥有一种奇怪的印象。说不上好，但也不是坏，是一种……一种使人不容易忘记的印象。

“喂！谁找我！”

白鸥忽听得背后有人大喊，才醒悟过来。赶紧回身，见水根乱糟糟的头发，一条工装裤上粘满了闪闪的鱼鳞，正东张西望地喊着：“喂！谁要找我啊！”

“水根！”白鸥高兴地看着这位儿时的朋友。苗水根迷惑地看着白鸥，一会儿才嗫嚅地说道：“你……是小菱！”不知怎么的，他说着脸就胀红了。其实他们小时只是一般同学，但现时一听这多年没人叫过的小名，白鸥感到分外的亲切。看看水根还是手足无措地窘在那里，白鸥只得领头向外走去，一边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眼。水根长得相当高大粗壮，海风似乎并没起到作用，脸仍然算是白晰的，只是两颊上有了几颗酒刺。他局促地在白鸥身边走着，似乎一时想不出话来。

“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吧！怎么样，到渔轮上工作？”

“在渔轮上工作，去年当了船长。”

“入团了？”

“入团了。”

“我是从老师来信当中，知道你在这里工作的。你还记得魏老师吗？”

水根点点头，无缘无故地笑着，不断地搓手，好象很冷似的。半晌才抬头向白鸥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你变得我一点也认不出了。这次怎么来的？”

“我在电讯学校快毕业了。到这里来实习。”

“实习了还走！……”水根的脸不知怎搞的，又变得通红了。

二

潮涨，潮落，渔轮纷纷归航，又纷纷把那些精力充沛的小

伙子带走。

白鸥在电台上已实习了两个多月了。她了解到这里的生产情况并不好，不是每个季度都能完成计划的。于是，在每天规定和渔轮的通报中，她总要问问渔获量。渐渐，渔船上的同志也习惯了，在报告了渔轮所在的方位以后，也总来个每网的渔获量。

从这方面来说，白鸥倒宁可每个船长都象那位古怪的吕志海。每个航次回来，他那条808号，总是船屁股深埋在水里，吃水最深。连他的二船，就是水根的那条809也是如此。因为他们是一对拖船，两条船拉一张网。

这次返航，又是如此，808、809一到，码头上立即忙碌起来，技术科的同志来研究丈量他们的网具。其他的船长来学习经验。加水，加冰，装油，工人跟走马灯一样，船上船下川流不息。大家知道，要误了吕志海的船，要他多停靠一天，那就象要杀他，他是要拼命的。

渔轮一回来，报务室的工作也就清闲了。白鸥不当值，她想回宿舍看书，可是红花在那里。现在白鸥算是真正怕了这朵红花了。一旦给她粘住，她就喋喋不休，一直烦到你坐立不安，走投无路。所以现在白鸥不到睡觉时不回宿舍。幸亏红花睡得还早。白鸥走出报务室，想到码头看看。这是她喜欢的，但她又不愿去。凭着女性特有的敏感，她感到水根对自己已不是青梅竹马时的小朋友了。但她又不自禁地想去，去看看丰收的808船，简直是一种享受。满舱的鱼，热闹的人群，还有那冷静的船长。顾自忙着，只注意船上哪些机件需要抢修，哪些又出现过什么问题。好象周围的快乐、赞扬都和他无关。白鸥对他这种自若的神态，很不解，但又很欣赏。但是808一回来，

水根的809也一定回来了，这就使白鸥产生了矛盾。不应该让水根产生错觉。她及时地制止了去码头的愿望，掉身向图书馆走去。

“白鸥，上哪里去？”水根上下已换得干干净净，挟了一个小包，在后面追了上来。

“上图书馆去。你们这次产量高啊！”白鸥站住了脚，不冷不热，平平常常地回答着。

“还好，你猜，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？”水根兴冲冲地说。白鸥心里又不安起来，勉强笑道：“我知道你带了鱼回来，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“你老是鱼，鱼，你想想看，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”水根仍然兴致很高地说着。

“我现在最需要的，当然是政治上的帮助。”白鸥说着，估计水根要不高兴，至少是不耐烦了。但出乎意料，水根好象没感觉什么，依然温和地说道：“不是，我是说你生活上最需要什么。”

“我生活上……”白鸥是存心试测他的耐心了，故意沉吟了一会说道，“我生活上最缺少的是鱼。”

“看你，人家一本正经的问你。”

“我一本正经的回答你，我生活上什么也不缺。”白鸥的口气十分严肃了。水根只得自我解嘲地笑道：“哈……你没想到吧！你看！”说着就打开那个小包，抖出一块红白两色的线钩花窗帘来。说：“你们宿舍在楼下，没个窗帘多不方便。”

这个，白鸥确实没有想到，也确实是需要的，而且这个线钩的窗帘也确实漂亮。但是白鸥朝水根看看，觉得一个男同志，却来操心这个，总觉不是味。于是婉转地推辞说自己有，

坚决不肯接受。水根虽觉无味，也只得收起，跟了白鸥去图书馆，一声不响地翻了半天书，才和白鸥分手。

渔轮回来的日子，晚上照例是有晚会的。白鸥给红花催得心急慌忙，匆匆扒了一碗饭，就和她一起上大礼堂来。没想到刚走到门口，就给里面跑出来的两个人，猛闯了一下。白鸥给撞得晕头转向，定神一看，是吕志海，后面一个是水根。

“嗨！到底是劳动模范，走路还带比力气的。”有这种机会，红花当然抢着说话了。谁知吕志海象没听见似的，急急招呼水根快走。好象面前根本没有白鸥和红花这两个人。白鸥心里有点气了，对水根说道：“上哪里去？星期六，刚返港还不能玩玩吗？”

水根一听这话，十分高兴，一味看着吕志海，没作声。吕志海也不说话，只是向白鸥看了一眼，就独自掉身走了。白鸥立即脸红了，浑身都火辣辣的难受起来。本来就没真要水根留下的，现在这一来，算什么呢！……

水根很轻松，和白鸥回到那个灯火辉煌的大厅里。

“你们要上哪里去？”白鸥一点玩的兴致也没了。人虽在一片快乐柔和的音乐里，但整个心情仍在刚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里。

“今晚有两条新船，要到近海试航。吕志海要我一起去，……”

白鸥一听是去试航的，轻轻一跺脚，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去！”

“这……”水根摸不着头了，“不是你叫我不去的么？”

“我叫你不去你就不去啦！我又不……”白鸥觉得自己眼泪都要出来了，没说完就噙噙地走出了大礼堂。

白鸥心里烦乱极了，又怕水根跟了来，就快步向图书馆走去。她要一个人冷静一会。但图书馆冷冷清清地锁着门。于是她傍着球场上的冬青慢慢走着，心里饱饱地郁积着一股怨气。怪谁呢！怪水根？怪吕志海？怪自己？好象都是，又好象都不是。白鸥极力说服自己，这不是什么大事，不值得气恼。她明白，但她做不到。心里只是乱糟糟地觉着烦。到底烦的什么，她又不知道。

“你重视吕志海对你的印象。”突然，白鸥的心底里冷冷地跳出这么一句话来，白鸥吃了一惊，倒冷静下来了。接着就深深地沉入自我内心对白当中。

“不，使任何人误解自己，误解自己和水根的关系，都是不痛快的。更何况自己确是破坏了一件好事。”

“如果对方不是吕志海，你也这么烦恼？”

白鸥设想了一下，诚实地回答了自己：“会的，也会不愉快的。”

“那么事情也没什么大不了，不必这么苦恼。”

“是的，不必要。”白鸥温驯地服从了自己的劝说，平静地走回宿舍。一进门，她第一眼就看见那幅红白相间的线织窗帘，已挂在窗上了。接着就看见枕头下面压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我大概什么地方得罪了你，请原谅。我明晨八时出海，来看我一下吧！水根。”一种歉意，缓缓从心底升起，白鸥决定明天一定去码头送他，同时向他道歉。

808和809出海才三天，白鸥就收到吕志海电报，报告他们船所在的位置鱼条子十分好，建议各兄弟船考虑去他所在的鱼场。

白鸥坐在收发报机前面，心里十分高兴。没把握的话，吕

志海是不会发这个报的，这一通报意味着本季度生产计划有可能完成。“谢谢”两个字已自动到了她的指尖，但电键刚一动，她又制止了自己。这是有过的事。前一次吕志海满载回来，和水根坐在码头上抽烟。白鸥一见便高兴地走过去。伸手说道：“祝贺你们满载而归。”

吕志海好象很愕然，随即冷淡地握了她一下手，说：“打鱼的捕了鱼，有什么好祝贺的。”

白鸥本来是想祝贺一下，说几句赞扬的话，给他这一来，弄得十分扫兴，也十分尴尬，气得也就硬梆梆地来了一句：“因为你们捕得比别人好。”

“难道我们应该比别人坏吗？”

白鸥一下给气得噎住了。心想红花说他的话，果然有些道理。便勉强地笑道：“谁知道呢！好象你们也不是每次都这么好的。所以这次好一些，就有点大惊小怪了。其实，离完成季度计划还远呢！”白鸥一边说，一边在心里骂自己：“刻薄，太刻薄了。季度计划没完成，又不能怪他们一对船。”可是白鸥管不住自己，似乎要不说这些话，自己就会憋死。

吕志海开头只是惊讶地看着她，后来脸就发红，低头看着自己的鞋，沉思起来。这一来，倒使白鸥无法下台了。水根在一边正尴尬地苦无插嘴的余地，现在就抓住机会调解起来了。说是双方都没有恶意；又说是什么脾气呀，习惯啦，等等。白鸥听了，心里更不是个味。这本来也不是吵架，可一调解，倒象真的吵架了。白鸥知道自己再不走开，还会得罪水根的，便不等他说完，就讪讪地走了。

从这次事情以后，白鸥暗暗地注意到，吕志海每次出海的产量，都没比那次低过。这一次他还叫兄弟船去，可见他自己的